

回溯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

下

谈 敏◎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回溯历史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F0-0/46

:2

2008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回溯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

(下)

谈 敏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117163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谈敏著.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9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ISBN 978-7-5642-0222-4/F · 0222

I. 回… II. 谈… I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1887 号

☐ 责任编辑 江 玉
☐ 封面设计 陈益平
☐ 版式设计 刘 军

HUISU LISHI

回溯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
(下)

谈 敏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望新印刷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 092mm 1/16 82.75 印张(插页:2) 1 572 千字
印数:0 001—1 500 定价:240.00 元(上下册)

第三编

1908—1911：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新起点

1908—1911年，是清王朝统治末年处于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这一期间，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进程，有一些背景因素值得注意。一是清政府对新思潮的控制有所松弛，甚至上层阶级中也企图改变或难以遵循旧的统治方式，长期以来用有形和无形方式阻隔国人接触新思潮的那个貌似威严的专制思想牢笼，难以为继，呈现式微之势。比如，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迫使继任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笼络人心的缓解方式维持其政权；清政府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最后仍以皇族组织内阁，宣告立宪派活动的破产，更加促进国人的觉醒；日本国强调高压帝国主义政策的桂太郎政府（1901—1906年和1908—1911年执政）与奉行较温和路线的西园寺政府（1906—1908年和1911—1912年执政）之间的更替，为日本知识分子传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新的机会，又通过留日学生对国人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等等。二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逐步发展、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不断加剧，以及清政府出卖利权的更加露骨，刺激中国人民反帝思潮和爱国运动的明显高涨，因而对舶来社会

主义思潮中的革命因素,抱着越来越亲近的态度。三是1905—1907年论战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阵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组织国内武装起义以期推翻清朝统治;同时同盟会内部的意见分歧甚至内讧,导致对外声音的不和谐,因而影响革命派在思想舆论领域继续站在潮流的前列,宣传和介绍舶来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学说,显得有些沉寂。倒是无政府主义派别在这一时期,仍然孜孜不倦地以引进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为己任。其本意是借此支持和佐证无政府主义理想,无意中却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入,开拓了新的途径,并成为该时期一个亮点。

本编着重分析无政府主义派别特别是“天义派”的刊物中,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作的部分中译文,及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评介。这是较早把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着眼点,尝试放在比较完整地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时期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另外,1905—1907年论战引起有关社会主义的辩争,其影响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只是各种不同论点未再采取集中交锋的辩论形式,而是散见于各类报刊。这些论辩性观点连同当时评介社会主义的各种非论辩性观点,构成了那一时期认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思想基础。同时,舶来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沿革,到本时期也出现新的变化,经济学著述中,不仅继续评介社会主义经济学说,还开始评介马克思经济学说。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评介,此前均见之于各种非经济类著述尤其社会主义著述,现在则显露于经济学著述自身,这一新变化及其所包含的起点涵义,一并成为本编的考察对象。

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刊物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翻译和评介

前一时期的论战,《民报》成为传播舶来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阵地,这也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引进并从正面加以宣传和评介,创造了难得的氛围和条件,朱执信的评述,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相比起来,那时以《天义报》和《新世纪》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也不乏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并提供了有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些许信息,但逊色很多。那时,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说,革命派站在主导的地位,无政府主义派别只是起辅助的作用。可是,进入本时期后,这种主次关系好像颠倒了过来,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刊物比较集中地刊载有关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而革命派的刊物似乎无暇于此,几乎销声匿迹。不过,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前一时期的革命派相比,本时期无政府主义刊物的介绍,更多侧重于翻译而非评析,而且无政府主义派别无论怎样划分组合,他们的介绍,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无政府主义宗旨服务的。

第一节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部分中译文及其评介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最初把眼光投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是可以理解的。具体地说,这是受到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世纪末,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通过来华西方人所主持的媒体,刚被介绍给国人时,还只是与“百工领袖”、“主于资本”、“养民学者”之类的朦胧和模糊概念相联系,尚未提及《共产党宣言》这部代表作。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著作译本的不断引进,以“宣言书”、“共产党宣言书”、“共产主义宣言”、“共产党宣言”等不同译名出现的有关《共产党宣言》的点滴、节译或评述式介绍,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同时,本时期留学日本热潮的兴起,一些关心或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留学生,也相继注意到《共产党宣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并涌现出像朱执信那样悉心研究和细致评介这一

名著的代表人物。从历史上看,《共产党宣言》所显示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其自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时至今日,世人仍为这种吸引力所震撼。作为例证,一位美国学者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曾这样评价说:“今天读来,这部著作大概可算作对一个在当代世界上造成大劫难的过程——即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压力——的最简洁也最具震撼性的描述。……《宣言》的许多部分读起来有如美妙的诗篇。很少有什么著作对19世纪的辉煌和神秘的表述比这篇宣言更加有力。以往的理论著作……现在都被抛进了故纸堆,充其量也只能供学术界使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充满活力的词句却会继续给下一个世纪带来震撼和启迪”^①。这种震撼和启迪,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追随社会主义思潮的日本和中国学者,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

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认识,特别在其初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表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介绍,最初无非是其书名、个别观点的简单概括,或对原著中只言片语的摘译,连朱执信的专题评介,也只提供一个“大要”轮廓,其中大量穿插他个人的表述、解说以及对书中有关具体措施的偏好,令人难以真正认识原著的本来面貌。进入本时期之初,一些有识之士不再满足于支离零碎的介绍,把目光转向寻求其原著的直接译本。在当时中国的独特环境下,这项寻求翻译原著的任务,最初竟落在无政府主义的早期代表即“天义派”的身上。1907年下半年,《天义报》曾相继刊登多种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评论和广告。如第6期提及《共产党宣言》标志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成形时代”,第11—12合期称道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其言甚当”,并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促进国际劳动者团结的开端;第8—10合期的社会主义书刊出版预告,突出马克思等人的《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讲习会同志编译的排行第一部的重要新作;第13—14合期为《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所作的按语,亦称马克思等人的共产说“甚当”,认为此说通过消灭资本私有制度的经济革命来铲除一切私娼之制,乃“探源之论”;等等。凡此种种,预示“天义派”引进《共产党宣言》的热情,正在升温,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08年伊始,《天义报》1月15日第15期的“学理”栏目,第一次刊出[德]因格尔斯著、民鸣译《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序言》,即恩格斯所作《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中译本。这一期还附有下列主要内容的目录预告,介绍下期将“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中赫然列在第一位的新译之书,便是“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接着,第

^① 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2月8日载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在题为《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据该报编者按,此学者是多部著作的作者,1963年获得毕希纳奖。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2月18日书评《美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共产党宣言〉仍具吸引力》。

16—19合期^①,首先刊出的正是[德]马尔克斯和[德]因格尔斯著、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其内容是这个宣言的前言和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中译文。此合期本还发表了“申叔”即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所作的序。这些译文和序文,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的进程;其中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多有论及,同时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一个进步。

一、关于《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译本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公开发表后,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并多次重印。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其中一些版本做过某些修改或亲自校订并撰写序言,包括他们两人合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人写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然后就是1888年英文版序言,此后还有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这些序言,其中尤以1888年英文版序言显得格外重要。它讲述了起草《共产党宣言》的起因、背景及其传播影响,概括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或基本原理、作者特别是马克思的贡献以及对这一贡献的评价,还完整地引录了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篇序言中关于《共产党宣言》经过25年实践检验的重要判断。正因为如此,《天义报》刊登这篇序言的中译文,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对于国人认识和理解《共产党宣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天义报》刊载的民鸣译本看,与以往顶多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或部分论述不同,这是关于恩格斯1888年序言的完整中译本。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完整中译本。民鸣的这个译本,像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翻译一样,用文言文译成,对照现代译本,它在转译概念术语和用词遣字上,不免有些误差。这里不妨用对比的方式,从民鸣译本^②中逐段选出一些译文例子,与今译本^③相互参照,以资佐证。

原译本第1段的开篇译文是:“此宣言者,乃发表共产主义同盟之纲领者也。共产主义同盟为劳动者之团体。始仅限于德意志,后乃播于各国。当一

^①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本合期的出版时间不明。对此,有人以模糊的方式,估计这一期出版于1908年春。也有人大概根据《天义报》的半月刊性质,推算本期既然是16—19四期的合刊本,则它应出版于1908年3月15日。

^② [德]因格尔斯著,民鸣译:《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序言》,《天义报》第15期,第19—26页;同时参看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293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239页。

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前处欧洲虐政之下,不得已而为秘密结社。”今译本译为:“《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二者相比,意思相同,风格则迥异,前者的“劳动者之团体”一说,与后者的“工人团体”或“工人组织”概念对照,有出入。本段原译1847年11月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焉尔克斯及马格尔斯,乃发表其理论及实行之完全政见,被选为起草委员”;今译这次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其他差别,如原译本将法国革命译为“佛兰西革命”,起义译为“暴动”,法译本译为“佛译之书”,丹麦文译本译为“和兰译”,人名及刊物名称如《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保留西文原样未有中译名等等,比比皆是。

第2、3两段原译在今译中合为一段,其中涉及一些重要概念,原译文的提法与今译文不同。如谓“平民绅士间之第一战争”乃1848年6月的“巴里暴动”,指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欧洲劳动阶级”,指欧洲工人阶级;“权势之争夺”,指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富豪阶级诸党派”,指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中等阶级之急进派”,指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独立之平民运动”,指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有名之哥浓共产党裁判”,指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此宣言,亦如永归埋没焉者”,指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无产阶级运动遭到无情镇压,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第4段至第6段三段原译文,在今译文中也是一段。原译本说“万国劳动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初兴之时代”,指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所谓“此同盟者意在集合欧米全体之战斗平民为一团,故所标之旨,不能尽与宣言同”,指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共产党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所谓此时“如英国之劳动组合,佛白伊西之布鲁东门下各党,以及德国之拉撒尔党,皆与加盟,故所揭政纲必包含各党派所认之广义”,指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所谓“此政纲亦由马尔克斯起草,自宜与各党以满足。况彼之所确信者,以为协同之运动,加以相互之讨究,则劳动阶级之智力,必可发展”,指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所谓“又彼与资本阶级斗争,既历几多之变更,以至败北,其平生所特(‘持’字之误——引者注)之旨,仍不克奏效,则关于劳动阶级解放之政策,不得不更进一层。马尔克斯之所见,洵不谬也”,指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

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从而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接着,原译本正文第5段译文,提到拉萨尔“恒承认为马尔克斯之弟子,于此宣言之根据上,亦居弟子之地位”,然而他在1862至1864年间,“其所运动,不过要求依国家之信用机关,以支持共动工场而已”。在今译本里,这段译文并非正文,是恩格斯为德国拉萨尔派所作的一个注释,用以说明拉萨尔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并站在《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上,但他在1864年马克思创立国际工人协会时期所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原译本第6段译文,主要说明1874年第一国际解散时,较之1864年创立时,“劳动社会全然改观”,法国蒲鲁东派和德国拉萨尔派“皆濒于湮灭”,保守的英国工联也于1887年代表大会上以主席名义声明,“大陆之社会主义,亦不足使吾人生恐怖之感”(今译为“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由此观之,“宣言之趣旨,已明布于万国劳动之间矣”。后一句总结语,今译文是,“《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第7段原译文,其首句“因此之故,此宣言之旨,亦再显于世”,今译为“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接着叙述1888年以前,《共产党宣言》以欧美各种文字翻译和刊行的情况。在这段里,原译本有关人名、地名、书名、刊物名称的翻译,与今译本屡屡不同。此段的末尾,原译文是:“盖此宣言之历史,即近世劳动运动之历史也。当今之世,此宣言在社会主义文书中最为广行,且最为世界上广行之物。自西伯利亚以西,至于加里富阿尔尾亚之间,合数百万之劳民,均承认为共通之纲领。”今译文则是:“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两相比较,今译文比起原译文,其表述显然更加贴切和顺畅。

第8段解释《共产党宣言》写作时,为什么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宣言而选择叫做共产主义宣言的理由。原译本称社会主义宣言为“社会党宣言”,其译文大意是: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其一,“恒属于梦想制度其流派”(今译为“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如英国欧文派和法国傅立叶派,“亦不过空想团体之一派,渐将濒于消灭”(今译为“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其二,“复有以社会主义为名者,实则社会改良家。此改良家者流,以种种补苴之术,欲于资本与利润,不加何等之危害,惟除去社会一切之害恶”(今译为“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

派都属于“劳动阶级以外之运动者”，向“既受教育之人士”（今译为“‘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共产主义者，是当时劳动阶级中“以悟单纯政治革命之无力，其有知社会根本变革之必要者”（今译为“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的自称。这种共产主义虽然“粗杂荒芜”，是“纯然之共产主义”（今译为“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其主张颇善，于劳动阶级之间亦最有力”，像法国卡贝、德国魏特林的“梦想共产主义均由此而生”（今译为“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者，中等阶级之运动；而共产主义者，劳动阶级之运动也”（今译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的欧洲大陆，视社会主义为“上品”（今译为“有身份的”），对共产主义则相反。我们自始就说，“劳动阶级之解放，不可不依劳动阶级自身之行动”（今译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选定共产主义的名称。

第9段内容，概括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其原译文开篇说：“此宣言虽二人所合作，然予所为者，仅外观之语，而成其实际者，则根本之提案，乃出自马尔克斯者，是固当明言者也。”这句译文不准确，未能尽其原著之意。按照今译本，这句话是：“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关于构成《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原译本翻译如下：

“其提案非他，即谓古今各时代，其关系生产分配者，必有经济上特殊之方法。社会组织，因之而生。其政治及文明之历史，亦建设于此基础之上。又依此基础说明，则人类之全历史者，自土地共有之种族社会消灭后，常为阶级斗争之历史，即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对抗之历史。而是等阶级斗争之历史，连续而呈成社会进化之阶段。今又达于新阶段，被掠夺被压制二阶级，欲脱掠夺压制之权力，以求解放己身并消灭一切掠夺压制之差别，以泯阶级斗争。由此而测未来，则社会全体，必有解放之一日。”

这段译文，触及某些寓意，又给人以辞不达意之感，难以准确表达这一基本原理的重要内涵。作为佐证，兹将今译本的同一段译文转录如下：

“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

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如果停留于原译文而不去阅读今译文,相信不易理解这一基本原理所蕴含的深意。新旧译文的对比,也反映了当初着手翻译原著时,对于其理论涵义、逻辑体系乃至名词术语特别是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一类专门经济概念,相当陌生,因而在翻译中留下不少让人难以捉摸其原意的遗憾。

第10段关于上述思想的评价,原译文表述说:“以予所见,此提案之有益于史学也,恰如达尔文进化论之有益于生物学”;今译文是:“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作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二者意思相近。接着,原译本大致转达了恩格斯的下述意见:在1845年以前他就同马克思一起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最初他个人的研究进展,“与此有异”,可观于那时所著《英国劳动阶级之状态》(今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到184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时,后者“已完成此提案,与予今日所记者相同,以明晰之字句而提出于予之眼前”。原译本中最后这句引文,今译本说,在1845年春时,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可见原译本的表述还是未尽其意。

第11段转录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一段话,即根据《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来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重要判断。这又为我们将新旧译文加以对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关于第一句,原译是:“最近廿五年之间,社会之状态虽大变,然宣言中所陈之主意,今犹正确。”今译是:“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原译将“一般基本原理”译成了“主意”,简则简矣,却有失允当。接下来,原译是:“至其细目,则无不删正之点。至此主意实际之适用,亦如宣言中所示,无论何处,常依其现存之历史状态。故于第二章末所提出之革命方法,亦不必置重。盖彼之一段,于今日当改之点颇多。”今译是:“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新旧对照,孰优孰劣,一望即明。只是不知原译本何以将“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之涵义,译成“不必置重”。然后,原译本说,1848年以来由于产业的进步而产生劳动阶级团结的进步,又由于有了法国二月革命特

别是有了“巴里一揆平民,得握二个月间之政权”(今译为“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此宣言中之政纲,其细目中,有既归于无用者(今译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更有一事可依此证明者,即‘劳动阶级单握已成之国家机关,不能使用之以谋自己之利益’(今译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也”。这一表述,对于理解原著来说,还算差强人意。原译本又说,《共产党宣言》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批评,因限于1847年以前,故“关于现时,不无缺点”(今译为“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的解说,“其主意虽不失为正确,然其实际亦既归于无用”,因为“政界之形势今既全然变化,加以历史进步,彼解说中所数诸政派之多部分,皆一扫而空故也”(今译为第四章的意见“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这一叙述,与今译文对照,也勉强说得过去。转录1872年序言中的末尾一句话,原译为“虽然,此宣言者,今既成历史之文书,吾人不复有变更之权利”,今译为“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这个原译表述倒是比较妥适的。

最后第12段,关于英译文之译者、校阅和附注的说明,这对于中文原译者来说,不存在什么障碍。其中提到,英译本的译者曾译过“马尔克斯资本论”,这在当时的中国,也算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附带宣传。

《天义报》刊载上述译文之末,还以按语形式,加了如下一段跋文:“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记者识。”这段跋文,比较典型地反映了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中译本,当时给《天义报》编者所留下的印象。其印象之一,序言所概括的作为《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阶级斗争学说,被看作最有利于历史分析的依据。其印象之二,序言关于《共产党宣言》传播历史的叙述,被认为应当成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入门。另外,此按语还透露一个信息,在那时,《共产党宣言》全文的中译本已经完成并将在《天义报》上刊载。这也是下面分析的重点。

二、关于《共产党宣言》前言和第一章中译本

《共产党宣言》除了简短的前言部分之外,共分四章,其中文全译本如果完成,理应包括所有各章。《天义报》第15期预告下期增刊号将刊载其全译本,此增刊号应是第16—19期合册。可是实际上,这个合册刊载的,只是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前言和第一章的部分中译文。《天义报》的停刊时间未详,这四

期合刊本之后,未见其续期,亦未见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其他各章的中译文。这样,在1908年初,是否曾有以“民鸣”名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中译全文,或者是否曾刊出其全译本,也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目前仅有《共产党宣言》前言和第一章的初译本,但它是一个重要标志,意味着早期马克思学说向中国的传入,由先前零敲碎打式的片断摘译阶段,开始跨入较为完整地翻译其代表作阶段。前言和第一章中译本,体现了这个新阶段的引进内容和翻译水准。为此,下面根据这个中文原译本^①,对照今译本^②进行比较分析。

在前言部分,原译本第一自然段表述说:“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昔欧洲之有权力者,欲施禁止之策,乃加入神圣同盟。若罗马法皇、若俄皇、若梅特涅、若额佐、若法国急进党、若德国侦探。”这是一段名论,今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就内容而言,原译文的表述并不错,论其意境,与今译文相比,原译文就差远了。

接着,原译本叙述,“在野之政党”(今译为“反对党”)被“在朝政党”(今译为“当政的敌人”)诋毁为共产主义者,“在野之政党”又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骂“急进各党及保守诸政敌”(今译为“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从这一事实中,足以知道以下两件“事”(今译为“结论”):一是“共产主义者,致使欧洲权力各阶级,认为有势力之一派”(今译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二是“共产党员,克公布其意见目的及趋向,促世界人民之注目,并以党员自为发表之宣言,与关于共产主义各论议,互相对峙,今其机已熟”(今译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为此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草拟了如下的宣言,以各种文字公布于世。关于前言部分的以上原译文,看来不存在理解方面的困难,但在表达方面,似乎限于文言格式,又未能成熟地把握专用外来语,总显得有些隔膜或令人费解。

进入正文,原译本把原著第一章的标题译为“绅士与平民”(今译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可见当时日译本使用这些新的专门概念尚处于不确定的摸索阶段,由此也影响中译本用一些人们熟悉却不准确的传统名词来转译这些新

^① 参看《天义报》第16—19卷合册,并参看《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第一辑上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112—116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63页。

概念。对于所谓“绅士”和“平民”概念,原译本曾记录了恩格斯 1888 年英文版的注释,其译文是:“绅士云者,即近世资本阶级握社会生产机关以赁银雇用劳民者也”(今译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平民云者,即近世赁银劳动阶级以生产机关非己有惟卖力以求生活者也”(今译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这条注释的译文,使用一些新鲜的经济学术语。译者对于这些新名词,恐怕只是现成地照搬日译本里已有的译法,并未真正理解其中的涵义,所以仍把“资产者”或“资产阶级”译作“绅士”,把“无产者”或“无产阶级”译作“平民”。

原译本翻译正文首句的著名论断是,“自古以来,凡一切社会之历史,均阶级斗争之历史也”(今译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句原译文,除了它的古典形式外,在内容的表达上与今译无异。不仅如此,通观全文,原译本对于原著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似乎能较为妥当地传译,而对于涉及经济原理的内容,则难免传译上的障碍。例如:

关于资产阶级时代以前的阶级斗争历史的概括性论述,原译是:“希腊之自由民与奴隶,罗马之贵族与平民,中世之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员与被雇职人,蔽以一言,则均压制者与被压制者之阶级。此两阶级自古以来恒相冲突,或隐或显,纷争不休。然每次战争之结果,即成社会全体革命后之新建设,否则两败俱伤而后止。”对此,今译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这两段译文,除去原译中如“同业组合员”之类的生僻词汇,基本相同。接着,原译是:“吾人若溯上世之历史,则各地之间,其社会及秩序,组织恒多复杂,而阶级差别亦至多。例如古代之罗马,有贵族、骑士、奴隶诸级,至于中世纪,复有封建领主、家臣、同业组合员、被雇职人、艺徒及农奴诸级,而斯等诸阶级间,复各有其附属之阶级。”今译是:“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

^① 关于这个著名论断,恩格斯 1888 年英文版有一条重要注释。这条注释,表达在民鸣的原译文里,其大意是:“兹所称历史,指有指录者言之”(今译为“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 1847 年,“凡未有记录以前之社会,其组织之况,尚无所知”(今译为“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谁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于俄国发见土地共有制”(今译为“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以条顿人种,当未有记载以前,皆以土地共有为社会基础,此外若村落共产制,自印度以至爱尔兰,随处皆可考见”(今译为“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著《古代家族之性质》,“于原始共产之组织,昭然著明,盖原始共产制分解以后,社会之中,始区阶级,而各阶级间,遂出于相争”(今译为“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

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二者对照,今译文比原译文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资产阶级时代以前的社会,具有不同等级多级并存的特性。

关于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生及其阶级对立状况的论述,有一段原译是:“自封建社会废灭而新绅士社会发生,亦不外此阶级斗争也。其所以代旧物者,则设立之新阶级也、压制之新政策也、斗争之新形式也。”今译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看了今译文,才能真正理解原译文说了却未能说清楚的原著意思。另一段原译是:“虽然阶级斗争,至于今日,至为单纯,乃现今绅士阀时代之特观。故今日社会全体之离析,日甚一日,由双方对峙之形,以呈巨大之二阶级。此阶级惟何?一曰绅士;二曰平民。”今译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里,原译文的缺陷,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对特殊概念,分别译作俗不可耐的绅士与平民之词。

关于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论述,原译大意是:从“中世之农奴”中产生了“初代都市之特许市民”(今译为“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是等市民乃绅士阀发达之第一要素”(今译为“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均为新绅士阀盛昌之地”(今译为“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日辟、美洲及其他殖民地的贸易日兴、交换机关及货物的日有所增,使商业、航海、制造业“受空前之刺激”,“由是改革封建社会之思想发达至速”(今译为“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昔日掌握在“严密同业组合”手中的“工业生产权”即“封建时代之工业制”已不足以供给新市场之需,代之以“工场制度之制造业”(今译为“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昔日的“同业组合员”遂为“中级制造家”所排斥,“同业之数种联合者其间分业制”亦因“各工场间分业制”的兼并而归于消灭(今译为“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灭了”)。市场愈扩大,需用品愈增加,“现时工场之组织”不足以应付其需求,于是,“发明蒸汽及机械以促产业界之变迁”(今译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庞大之近世产业制”代替了“工场制度”;“工场之富豪实业家、即产业界之总首领、即所谓当代之绅士者”,代替了“中等制造家”(今译为“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